#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儀禮義疏卷二十

公食大夫禮第九之二

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於湆西賔北面辭坐遷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既告具矣而又設此加也遷之遷而西之以其東上也賈疏下宰夫膳稻于粱西是以粱在東為上 敖氏繼公曰粱言飯者以賔主食之也北面辭葢於公之左而少退上云北面坐遷與此文互見也 郝氏敬

曰粱穀之大者即今高粱炊以為飯

案鄉設湇時席前最北近席者惟有醬以醬為節故曰醬西此時已設湇以湇為節則又在湇西此盖於間容人之處為西而已屬設加饌之部分矣但視賔遷處為少東賔西遷之與正饌之遷醬相變也前公設醬設湇惟曰賔辭不言北面至此乃見之　又案生民詩維穈維芑爾雅釋草云虋赤苗芑白苗郭璞注云虋今之赤粱粟芑今之白粱粟皆好穀周官九

穀六穀康成俱以粱備數而小雅甫田詩以黍稷稻粱並言與此禮所用符合是則粱為穀之美者也今遼人以高粱為上飯則郝氏所言不繆與

公與賓皆復初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位序內階西賈疏上設醬時公立于序內賓立于階西

宰夫膳稻于粱西膳當從敖作設

正義鄭氏康成曰進稻粱者以簠賈疏下記云簠有蓋冪賈氏公彥曰上設黍稷訖云卻會此稻粱不云卻會者

先於房去之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膳猶進也

辨正敖氏繼公曰膳當作設字之誤膳設聲相近由是誤云

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豆如宰大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羞進也庶衆也進衆珍味可進者也大以肥美者特爲臠所以祭也魚或謂之膴膴大也唯醢醬無大敖氏繼公曰以經云皆故言此以明之醢四醢醬芥醬也如宰如

其進大羹湇右執豆左執蓋　郝氏敬曰庶羞之有大臠如脯之有橫胾也

案庶羞自門外入則不升于鼎可知俎與庶羞皆士設之以其自堂下來與饌于東房者異也取諸門外以其加也且容鼎入後乃於爨為之

先者反之

正義敖氏繼公曰先者即執鉶豆者也既設鉶豆則以次受其餘於西階上而設之反者既往而復來之

辭　賈氏公彦曰反之者以庶羞十六豆羞人不足故先至者反取之下文云先者一人升設於稻南其人不反則此云先者反之謂第二以下為先者也

案䟽指階下之賸羞者言敖氏則指堂上之設羞者言據下先者一人之文則敖說為密然階下之賸羞者亦必反之是二說相兼而經義始備也

由門入升自西階

正義敖氏繼公曰由門入則三牲與魚亦於門外爨

爨爲之與

先者一人升設于稻南簋西閒容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簋西黍稷西也必言稻南者明庶羞加不與正豆併也賈疏稻與庶羞俱是加故南北相繼不與正豆併　閒容人者賓當從閒往來也賈疏下文賓左擁簠梁右執湆以降又云升反奠于其所是賓往來也

敖氏繼公曰先者一人士之長設卿者也

稻南言其東西節也簋西言其南北節也閒諸簋之西庶羞之東也

案正豆繼醬而東此亦豆也不繼稻而西而在稻南者與正豆相變且稻粱之南空設於其南乃得左右相稱也不曰粱南者以庶羞西北上則膷豆北直於稻不直於粱也膮與牛炙乃北直粱矣鉶西亦稻南也以賔用庶羞時食會飯則是庶羞宜與簋為列故不於鉶西而於簋西也然惟言簋西則嫌於繼簋而西故又曰閒容人明其與簋為列特東西遥對耳非繼之也

旁四列西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統於正饌者雖加自是一禮是所謂羮胾中別　賈氏公彦曰曲禮云左殽右胾殽骨體也為正饌胾為切肉則庶羞與此正饌在東庶羞在西閒容人同　敖氏繼公曰云旁者見正饌之中席而此在旁也下文云賔坐席末取粱即稻而庶羞在稻南足以明之矣西北上謂膷豆在諸豆之西北也必西北上者放正豆之位亦變於席之所上也

案不徒曰西上而曰西北上與上設簋之言東北上者同見其亦南陳也羹胾中別弟子職文敖氏謂正饌中席而加席在旁稍與疏異疑敖得之

膷以東臐膮牛炙炙南醢以西牛胾醢牛鮨鮨南羊炙以東羊胾醢豕炙炙南醢以西豕胾芥醬魚膾膷音香臐許云反膮許堯反炙之繹反又章夜反胾側吏反鮨巨之反注古文膷作香臐作薰今文鮨作鰭

正義鄭氏康成曰膷臐膮今時臛也牛曰膷羊曰臐豕曰膮皆香美之名也先設醢絣之以次也胾切肉

也內則謂鮨為膾然則鱠用鮨芥醬芥實醬也內則膾春用葱秋用芥　敖氏繼公曰炙炙肉也首二醢為牛之炙胾鮨設也又一醢為羊炙羊胾設也又一醢為豕炙豕胾設也芥醬為魚膾設也牛三品二醢尊也羊二品一醢降於牛也豕亦二品一醢而醢次於炙又異於羊也魚一而已其芥醬復先於膾又異於豕也古人於食物之微亦以多寡先後示尊卑之義其精微周密之意可見矣

正義賈氏公彦曰凡醢配胾而畀於胾今牛羊豕胾皆在醢下直是綼之次非尊畀之列特牲一醢不得綼少牢兩醢故綼與此同

案設豆之法皆綼醢皆畀於他物正豆一菹一醢相閒故綼兩醢仍在菹下也庶羞品多故以一醢從牛炙而一醢居牛胾牛鮨之閒一醢居豕炙豕胾之閒唯芥醬在魚膾之上葢縱横四列而設之則又欲使四醢與芥醬各相閒而成文也若執一胾以求之則

室矣

衆人媵羞者盡階不升堂授以蓋降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授授先者一人庶羞多羞人不足則相授於階上復出取也　敖氏繼公曰進羞而言媵亦取其自下而上之意衆人不升設者降於俎也以羞授先者一人先者每為設之所謂先者反之也以蓋降出惟謂衆人其先者之蓋則次者既授豆而受之并以出矣

案一人設而衆人不升堂或羞人不足固已即使人多而雜沓於堂上非所以為肅敬也故變於設俎之法焉亦所謂堂事交乎階也以羞降出則授豆而不併授以羞亦如宰之授湆而不併授以羞也簋會與簋同設已乃卻之者以為正飯也簠會不與簠同設先於房去之者以加飯變也湆羞羞不於爨去之者以由門入為風塵也然盡階即去之不以升堂則又殊之於飯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騰當作媵媵送也

辨正郝氏敬曰騰升也衆人盡階授於先者故謂之

騰

案燕禮媵觶注云今文媵皆作騰敖氏因改媵為騰

葢據此騰羞之文而然也此經騰羞注云騰當作媵

葢據彼媵觶之文而然也然燕之觶媵者自奠之以

其奠於公也故不曰送而曰媵詞之異也若此之羞

則騰者授之先者設之接踵而來自下而上故謂之

騰氣之奮也皆當以本文為正無庸改易

右設加饌

案加饌以粱為先設其次則稻由房出而羞自階升與正饌之上下間設者同法　又案正饌之列其在東之東者以西為上豆與俎是也其在東之西者以東為上簋與鉶是也加饌之列其在西之北者以東為上粱與稻是也其在西之南者以西為上庶羞是也一陳饌之間亦必

相變如此

贊者負東房告備于公

正義鄭氏康成曰復告庶羞具者以其異饌　敖氏繼公曰此言備者備周於具

贊升賓賓坐席末取粱即稻祭于醬湆閒

正義鄭氏康成曰命賓升席　賈氏公彦曰前告具公再拜揖食此贊升賓者禮殺也　敖氏繼公曰公揖者已再拜揖食故於此惟贊者升賓禮不可褻也

升賔之辭蓋曰吾子其升也坐席末者就加饌也取粱即稻言不反粱於左手也不祭于豆而祭于醬湆閒者以其近也且别於正饌

案坐席末以其近於稻粱取之便也取粱即稻則右手先取稻左手取粱以并之公所親設者三醬湆不祭所祭者粱耳祭公所設之粱於公所設之醬湆之閒不敢槩於豆祭亦所以見尊公所設之意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祭稻粱不於豆祭祭加宜於加

案醬湆非加也鄭氏欲與正饌别言之而不覺其辭之誤耳

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賔賔受兼壹祭之

正義敖氏繼公曰一壹同贊者壹以授賔賔兼壹祭之禮之節當然也賔於黍稷牲肺皆壹祭之特於此發之耳祭不言其所亦於醬湆閒可知

存疑鄭氏康成曰壹壹授之而兼壹祭之庶羞輕也

祭之於醑膴之間以異饌也賈疏祭加宜於加也

粢賔自取之而祭者其近於席者也贊者取以授賔而祭者其逺於席者也賔之祭饌者六其親取以祭者三為贊所授以祭者亦三然於豆則辯取之而後擩擩而後祭於鉶則既扱而擩之辯辯而後祭於籩則取粱以即稻而後祭是皆無壹而祭也贊所授者則於簋曰取辯興以授賔而賔祭之於俎曰辯取興以授賔而賔祭之於羞亦曰辯取興以授賔而賔無

壹祭之是贊皆壹授而賓皆兼壹而祭也注於俎謂
賓每胏興受而祭是以贊為非壹授賓亦非壹祭也
於羞謂壹壹授之而兼壹祭之是以贊為非壹授惟
賓為壹祭也似皆不合於經祭於膷臐之間亦以其
為加之上豆故意其云爾猶是上文祭加宜於加之
説也㒂粱稻而言則敖氏謂湆醬間者近之正饌祭
于豆間加饌祭于湆醬間亦足以别矣且坐雖席末
而所祭必於其正也

右賔祭加饌

賔降拜公辭賔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拜者為將食故也

案設饌之始禮由主人故公先拜饌備之後禮當由

賔故賔先拜

賔北面自閒坐左擁簠粱右執湇以降

正義鄭氏康成曰自閒由兩饌之閒擁抱也必取粱

者公所設也以之降者堂尊處欲食於階下然也

敖氏繼公曰擩之者示其重也云簠粱見其器也凡粱稻皆以簠必取湆者飯則先啜湆故特取之以降者為公立于堂已不敢坐食于席也必以降者臣也

郝氏敬曰粱加饌湆正饌兼取之也

案公所親設者三首擩粱者食禮主於飯也兼執湆者飯粱宜啜湆也執湆而舍醬者左右各一器不可以兼及也擩之以臂抱之而著於膺旁也於君擩之於大夫執之差之宜也

公辭賔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對西面坐取之栗階升北面反奠于其所

正義敖氏繼公曰公辭止其食於下也階西賔所欲食之處也故於此奠之對者釋其所以降之意且從命也　鄭氏康成曰奠而後對成其意也賈疏成其降食階下之意故奠乃對此決下文大夫相食賔執粱與湆之西序端主人辭賔反之而不奠也

案公辭者欲其食於尊處公意愈重也前公降一等而賔栗階此不從降亦栗階者臣禮彌恭也

降辭公公許賔升公揖退于箱

正義鄭氏康成曰降辭公敬也必辭公者為其尊而親臨已食侍食贊者之事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

敖氏繼公曰公不許其降食乃敢辭公為禮之節然也辭公之意與鼏者欲食於下之意同降而辭公亦以其臣也　郝氏敬曰箱廂通暫退東廂俟賔食也

案辭公欲公即安于他所而不臨已食也燕禮公有席此禮無阼席故辭公而後食公退于箱盖西鄉立

欲知賓之動止食候故不入堂深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案爾雅有東西廂曰廟其夾皆在

序外

案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郭

璞注云廂夾室前堂與此注所謂東夾之前者合然

攷古人室堂之制東西序之外皆有屋一間其北為

室即東西夾室也繼夾而南為堂即東堂西堂也堂

之南畔楣以外近檐處謂之箱箱亦堂也其堂下則

為東堂下西堂下若寢果無夾室前堂則亦不應有東堂下西堂下乃燕禮之小臣師立于東堂下士喪禮之小斂奠饌于東堂下二禮皆行于寢是諸侯與士之寢皆有夾室前堂矣或曰爾雅所云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者謂其北雖仍有夾室而繼夾而南則南檐稍淺故但有東西堂而無箱或曰爾雅所云寢者指廟後之寢不謂諸侯之路寢與大夫士之正寢若路寢正寢葢亦有東西廂如廟也二説未知孰是姑

附論之以俟知者或云箱在堂下東西别為之如箱然此大繆也此禮公之退于箱進于堂皆無升降之文則不在堂下明矣若堂下兩旁别有屋則盥洗獻酬升降之間隨地窒礙矣而可乎

擯者退負東塾而立

正義鄭氏康成曰無事

案擯謂上擯退者自阼階下退而南也公既退故擯亦退負東塾立於承擯之東

賓坐遂卷加席公不辭卷几阮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贊者以告公公聽之。賈疏公既在序外不告何以知之明贊者告公 敖氏繼公曰卷加席者北面坐而卷自席末也公不辭以其降等也若於朝君則辭而賓反之 郝氏敬曰卷加席不敢居隆禮也

案大射儀賓有加席不辭者以公亦有加席也此無阼席故賓卷之鄉飲酒禮遵者辭一席使一人去之此不使人去之者公不在堂也然則賓既卷其亦自

委於席端興

賓三飯以湆醬飯父晚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歠湆擩醬賈疏湆言歠淡也醬言擩鹹也食正饌也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

案是時賓所飯者為粱稻是公所親設者賓于初食皆用之重公所設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不言其殽優賓賈疏特牲少牢尸食時舉殽皆言次第此不言者任賓取之也賈氏公彥曰曲禮云三飯主人延客

食胾然後辯殽注云先食胾後食殽殽尊此先食殽者彼大夫士與客燕食之法此為禮食故先食殽

案經但云以湇醬而已無食殽之文鄭以意億之耳賈氏因又有食殽食胾或先或後之云尤為蛇足賓三飯而遂已以公侯于箱欲速成禮不欲久留公也所以牲體皆不舉與曲禮主人親延客食則與此禮迥異無庸以之相較

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賓挩手興受宰夫設其豐

于稻西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進漱也非為卒食為將有事緣賔意欲自潔清興受受觶也酒在東漿在西是所謂左酒右漿

敖氏繼公曰左酒右漿弟子職文

賈氏公彦曰曲禮云酒漿處右此言若酒若漿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

敖氏繼公曰漿觶亦先加于豐上如飲酒可知

庭實設賔坐祭遂飲奠于豐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庭實乘皮飲漱也

敖氏繼公曰

此與下文行禮之節亦略與聘禮醴賔者同祭漿亦於醬湆間

案宰夫設豐之後賔遂坐祭而飲矣而先言庭實設者著有司設庭實之節也玉藻云水漿不祭若祭為已傺卑而此乃祭漿者臣禮也故彼注云臣於君則祭之而疏亦引此為證

右賔食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賔降筵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為食賔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用深安賔也西鄉立序内位也受束帛于序端賈疏聘禮公受几于序端故每公所受皆約之受于序端

賔降筵以君將有命也北面於西階上　敖氏繼公曰是時公受束帛蓋於東箱醴時公在堂則受于序端也侑者食賔而從之以貨財之稱勸人食亦曰侑

劉氏敞曰侑以束帛雖備物猶欲其加厚之也

案賔既飲則贊者以告而公出自箱矣於是宰夫授

公東帛而公受之蓋飲者食畢之事賔而飲將有告退之心矣故以是為侑幣之節

擯者進相幣賔降辭幣升聽命降拜公辭賔升再拜稽首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擯者進相幣為君釋幣辭於賔賔降辭幣主國君又命之賈疏約聘禮禮賔賔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栗階升聽命升聽命釋許辭降拜當拜受幣　敖氏繼公曰辭幣者謂既受賜食不宜又辱賜幣也公於是降一等止

其降且不許其辭賔即栗階升聽命也經似有脫文案上擯自東塾復立於阼階下故曰進也此與聘禮禮賔大槩相同

受幣當東楹北面退西楹西東面立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國君南面授之當東楹者欲得君行一臣行二也退俟主國君送幣也退不負序以將降賈疏聘禮賔三退負序以執圭將進授之此為公拜送幣故在楹西賔在階西不負序以將降故也

敖氏繼公曰西楹西亦少北也

案賓北面受故注知公南面授也以其爲訝受故也

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不敢俟成拜

介逆出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公降立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訝吾駕反注今文曰梧受

正義鄭氏康成曰介出以賓事畢賓揖執者示親受

公降立俟賓反　敖氏繼公曰北面揖之者象親受之也凡庭實並受公降立亦立于中庭　郝氏敬曰

介逆出先賓出也介在門西北面西上近門者先出故曰逆也上介受賓幣受于門外也從者訝受皮謂君有司執皮送于門外賓從者迎受之也

案聘禮禮賓之庭實以馬馬可一手牽之故曰賓執左馬以出既執幣又執左馬故不揖牽馬者此禮庭實以皮皮不可一手張之賓既執幣不可以兼執皮故揖執皮者以出也庭實或以皮或以馬其受者皆可以是推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從者府史之屬訝迎也　賈氏公彦曰此子男小聘大夫士介一人而已介已受賔幣故知訝受者府史之屬也

案聘禮云小聘曰問其禮如為介三介則小聘之賔有三介矣前即位時云介西上此云介逆出又云上介明介非一人則介皆士也從者訝受皮猶醴賔之從者訝受馬也於此著訝受者明介受賔幣之為並受也從者已見聘禮

右侑幣

總論敖氏繼公曰此一節經文有不釋者已見於

聘禮醴賓章

賓入門左没霤北面再拜稽首

正義敖氏繼公曰霤門内霤也没霤庭南也拜者謝

侑幣之賜也没霤而拜以公立於中庭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則嫌更入

行拜若欲從此退賈疏此注深解賓意食禮自有常法便退則食禮未卒解賓入之意

不退則有貪食之嫌解

再拜稽首將辭之意

案鄉者公侑幣時賓聽命已再拜稽首矣及受幣而降公則為之再拜此拜為送幣也公既拜賓當亟荅之猶燕飲之禮拜送爵亦當拜受爵也賓降疾趨而南至參分庭一在南庭實所設之處乃旋身北面以揖執庭實者而公已立於中庭賓疾趨而出授幣于介疾趨入亟於荅公之拜也荅公之拜所以謝侑幣也沒霤即拜固以公之立于中庭亦當留三揖地也

賓於受幣後無竟退之理則無入而不拜之理

公辭揖讓如初升賓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辭止其拜如初如初入也賓升介入復位賈疏上云介逆出下更云介逆出明中間復入可知　敖氏繼公曰辭辭其拜於庭也時公在中庭與賓三揖則是與聘禮者同矣云如初亦大略之言也賓再拜稽首歸賓拜賜于庭南公辭之故成拜於此

案公先在中庭則不得與賓分庭而揖矣聘禮敖氏

云於賓入門左而揖參分庭一在南而揖又偕行至於參分庭一在北而揖是三揖也賓至西方之中庭公乃與之偕行此揖讓亦如之

右賔拜侑幣

賓降辭公如初賓升公揖退于箱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辭公將復食　郝氏敬曰辭公辭其臨視也　敖氏繼公曰如初謂公許也

賓卒食會飯三飲不以醬湆食飯皆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會飯謂黍稷也賈疏上文宰夫坐啟簋會各郤于其西此云會飯故知會飯是黍稷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賈疏前賓三飯不言會以簠盛稻粱無會三飲已食會飲三漱漿也不以醬湆不復用正饌也初時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　敖氏繼公曰歸者三飯乃飲此凡三飲蓋九飯也九飯大夫禮也後禮更端故與前三飯不相蒙食加飯而飲漿則此所飲者其酒與不以醬湆亦變於初禮也先言醬者不用之故惟據所設之序而

言

存疑敖氏繼公曰減簋飯於會而食之故云會飯

案古人飯以手每食一口謂之一飯則食會飯者直取諸簋可也不必減諸會而後食之但他時或但食黍此則每飯皆兼黍稷食之而二者初設時皆有會故云會飯耳三飲注以為漿敖氏以為酒則敖氏近之禮尚相變加飯飲漿則正飯宜飲酒也不然則酒飲為虛設矣不以醬湆初三飯用之則此不用亦相

變之意也此禮無侑之者賓雖九飯成禮而公侯于箱若緩食而待侑非所以為敬也賓禮當如是故公亦不使人侑之　又案秋官司儀職言食禮舉數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以差言之則大夫當三舉此不言舉未詳

挩手興北面坐取粱與醤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

正義鄭氏康成曰示親徹也　敖氏繼公曰再食不用粱與醤乃取以降者重公所設也公於正饌先設

醬於加饌先設粱故賔親徹此二者階西鄉者所欲食之處也　劉氏敞曰賔必親徹有報之道也案前賔降時取湇此别取醬者公所親設西一器而東二器賔降止可左右各取一器故此舍湇而取其所未嘗取之醬也此時君當出自東箱復立於序内之位

通論孔氏穎達曰玉藻云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此謂君不客者若君與已禮食則但親徹之不

授從者此禮賔取粱與醤坐奠于階西是也

東面再拜稽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卒食拜也　敖氏繼公曰卒食而拜賜也亦拜于階西不於階東又不北面皆變於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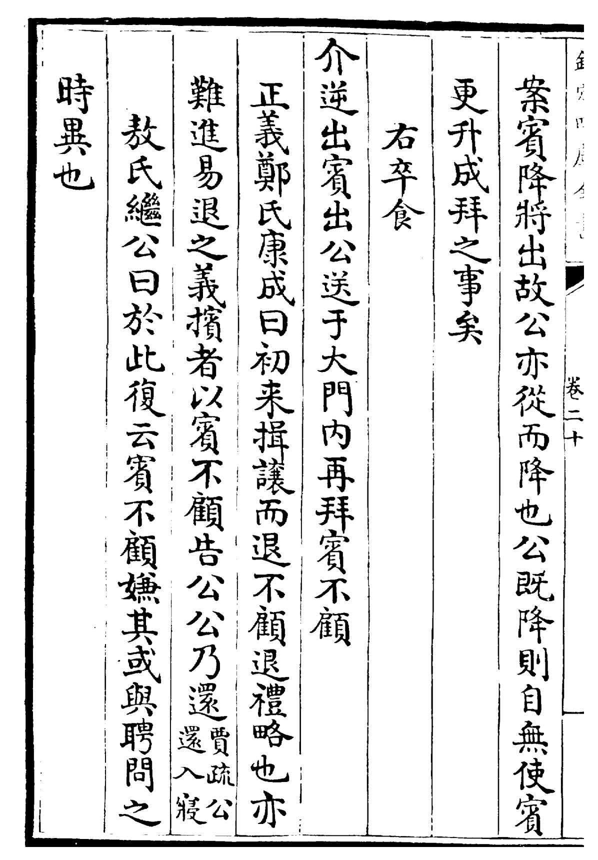
明其将遂退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不北面者異于辭　賈氏公彦曰上文賔受侑幣出更入門左没霤北面再拜稽首其時辭欲退以其待公留故北面此卒食禮終故東面

案上文賔拜皆北面非獨門左沒霤之拜為然也大抵賔之拜皆向君而拜前之北面拜以君在堂也門左沒霤之北面拜以君在中庭也此時賔以將出而降君從之降則君在東方而西面矣故賔獨東面拜下文云公降是也注疏恐非經意

公降再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公拜亦西面于阼階下　鄭氏康成曰答之也不辭之使升堂禮有終





衆賓降將出故公亦從而降也公既降則自無使賓更升成拜之事矣

右卒食

介逆出賓出公送于大門内再拜賓不顧

正義鄭氏康成曰初来揖讓而退不顧退禮略也亦難進易退之義擯者以賓不顧告公公乃還賈疏公還入寝

敖氏繼公曰於此復云賓不顧嫌其或與聘問之時異也

案春官鎛師職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此禮無金奏之文豈以公食大夫禮輕故略之若兩君相食或當有之與門内迎之故亦門内送之皆所以辟朝君之禮也賓不顧亦上擯送賓出而以復于公

右賔出

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

正義鄭氏康成曰卷猶收也無遺之辭也三牲之俎

正饌尤尊盡以歸賔尊之至也　敖氏繼公曰云卷者明盡以其俎與其實歸之此牲體皆在俎則食時不舉之明矣少牢特牲禮尸所舉者加于肵士虞禮則實于篚司儀職言食禮舉數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以差言之則大夫當三也此乃不舉其亦與周官異者乎

存疑鄭氏康成曰歸俎者實于篚　賈疏此禮無肵俎士虞禮亦無肵俎尸舉牲體皆盛于篚吉凶雖不同無肵俎是一故知同用篚　他時有所釋故　賈疏特牲

士虞取俎歸于尸釋三个是有所釋此無所釋故稱卷也

案特牲少牢有肵俎者祭禮也此無肵俎者賓禮也士虞亦無肵俎者喪祭非吉故盛於篚也凡鄉飲射燕禮大射之俎賓皆以出則此之歸俎亦當以俎歸之如敖氏之說未必改實於他器而後以歸也

魚腊不與與音預注古文與作豫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言腸胃膚者在魚腊下不與可知也

案魚腊為賓所不祭者故不與此但以俎實言之若豆鉶庶羞則不與不必言矣

右歸賓俎

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朝謂大門外　賈氏公彦曰聘禮歸饔餼直言拜饔與餼不拜束帛彼使人致之故不拜此君親賜故拜之　敖氏繼公曰鄉於既食既受侑幣皆已親拜謝今復拜賜者正禮不可廢也此拜

公不見故無嫌于重複

案歸饔之拜賜皮弁而此朝服者疏謂朝服受還朝服拜皮弁受亦皮弁拜是也食于廟而拜賜于朝者於時公在朝不在廟也

訝聽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受其言入告出報也此下大夫有士訝賈疏周官掌訝大夫有士訝

右賓拜賜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

正義鄭氏康成曰記公食上大夫異於下大夫之數

敖氏繼公曰豆加茆菹麋臡簋加黍稷各一鉶加羊豕俎加鮮魚鮮獸於膚之下如饔九鼎之次云九俎則四四為列而特鮮獸

存疑鄭氏康成曰豆加葵菹蝸醢四四為列賈疏醢人朝事之豆云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上云六豆用鹿臡以上仍有茆菹麋臡在今八豆不取茆菹麋臡而取饋食之豆葵菹蝸醢者注以特牲少牢參之俎加鮮魚鮮腊三三

為列無特賈疏陳饌要方上七俎兩行六俎一俎特於俎東此九俎為三行故無特雖無特膚

亦為下

案上大夫如聘禮之正賔是也故食之之禮亦畧如歸饔於賔之數九俎者如其西階前之飪鼎九也八豆八簋六鉶如其堂上戸西之所饌者也豆實與陳俎之法俱當以敖氏為正盖朝事之豆無庸意為增損而設俎之法未有無特者也八豆之次當曰韭菹以東醓醢昌本麋臡麋臡南菁菹以西鹿臡茆菹麋

鱐九俎之次當曰牛羊豕魚腊在牛南腸胃膚鮮魚

亞之鮮腊為特八簋之次當曰黍當牛俎其西稷稷

南黍其東稷稷南黍其西稷稷南黍其東稷六鉶之

次當曰牛以西羊羊西豕豕南牛牛東羊羊東豕

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以命數為差也九謂再命者也

十一謂三命者也七謂一命者也九或上或下者再

命謂小國之卿次國之大夫也卿則曰上大夫則曰

下大國之孤視子男　賈氏公彦曰春官典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則諸侯之臣分為三等三命再命一命不命與一命同此經魚腸胃倫膚亦分為三等有十一有九有七則十一當三命九當再命七當一命若然惟有上下二文者以公侯伯之大夫與子男之卿同再命卿爵尊為上大夫爵卑為下則上言若九者子男之卿也下言若九者公侯伯之大夫也故鄭云

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云大國之孤視子男者此經惟見三命以下故鄭併論及之案典命大國之孤四命又大行人云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子男又云其他皆視小國之君若然孤與子男同十三侯伯十五上公十七差次可知　敖氏繼公曰其俎數之同者又以此見尊畢也因言上大夫以及下大夫葢以足前禮未備之意　郝氏敬曰此三者之俎所載數也案注疏所論葢謂子男之卿雖八豆八簋六鉶九俎

與公侯伯之卿同然其魚腸胃倫膚三俎惟用九數不得用十有一數所謂若九也若公侯伯之卿則用十有一數不止九數所謂若十有一也子男之大夫雖六豆六簋四鉶七俎與公侯伯之大夫同然其魚腸胃倫膚三俎惟用七數不得用九數所謂若七也若公侯伯之大夫則用九數不止七數所謂若九也就其同之中又有少異者以明其等焉

存疑陳氏祥道曰此禮一命魚七再命九三命十一

惟天子諸侯魚數不見經先儒謂諸侯十有三天子十有五理或然也

案陳氏所述即昏禮疏之説也所推諸侯魚數與此疏所謂狐與子男同十三侯伯十五上公十七者異據此經則生人魚數葢以命數為差者也若然則此疏所推為近而天子之魚其數當不止於十五矣

庶羞西東毋過四列注古文毋為無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上下大夫也　賈氏公彦曰下

大夫東西四行南北亦四行上大夫東西四行南北五行　敖氏繼公曰欲閒容人也膷當稻南若過四列則近於簋矣西東西列東列也先言西者上也粢四列謂如膷臐膮炙四豆為列也如過此或六或八則東偪簋而西亦不當席矣言此者謂東西有定而南可加也

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兔鶉鴽鶉音淳鴽音如

正義鄭氏康成曰鴽無母　賈氏公彥曰爾雅釋鳥

云鴽鴾母郭氏曰鶕也青州人呼曰鴾母莊子曰田鼠化為鶉淮南子云蝦蟇所化月令曰田鼠化為鴽敖氏繼公曰東西毋過四列則是四者為一列於南也

案雉兎鶉鴽之次當曰魚膾南雉以東兎鶉鴽

右食上大夫禮

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

案注疏及敖氏說已見聘禮

豆實實于甕陳于楹外二以並北陳簋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間二以並南陳甕烏送反注今文並作併

正義鄭氏康成曰陳甕筐于楹間者象授受於堂中也南北相當以食饌同列耳甕北陳者變於食賈疏食時豆設於醬東西上今北陳故云變甕數如豆賈疏以菹醢異物不可同甕八豆則八甕六豆則六甕

朱子曰兩楹間不必與楹相當謂堂東西之中耳

敖氏繼公曰豆實在甕簋實在筐又皆陳于楹間皆變於食也南北異陳示不相統也甕數如豆

北上韭菹其東醯醢屈筐數如簋南上黍其東稷錯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醢芥醬從焉賈疏以三牲不殺生列於門內醢經百日乃成不由不殺故有醢庶羞之醢更無別種宜同一甕芥醬亦一甕筐米四賈疏黍稷各一筐稻粱又二筐

案下經云庶羞陳于碑內四醢芥醬皆庶羞也胡為從此兩陳于堂上疏云同一甕尤非也筐米四二黍二稷如簋之數物雖同不併稻粱加未必與黍稷同

陳于此則在堂下與　又案聘禮歸饔餼其豆簋簠之實各以其器陳於戶西而更有鉶此則實於甕筐陳于楹内外而又無鉶致食禮變於饔也且無饔則自無鉶矣又饔有壺此禮無壺則以食不主於酒故也

庶羞陳于碑内

正義敖氏繼公曰庶羞者醢四并魚膾與芥醬也不陳于上以牲在下宜從之庶羞主於牲肉也上大夫又加以雉兔鶉鴽此豆實也亦實于甕　鄭氏康成

曰不陳於堂辟正饌賈疏庶羞本在堂上正饌之西今在碑內故云辟賈氏公彥曰不陳於碑南者以其本合在堂今宜近堂故於碑北

存疑鄭氏康成曰生魚也賈疏魚膾是魚之膾者本與胾炙俱設今胾炙在牲未殺膾全不破可知魚腊從馬上大夫加鮮魚鮮腊雉兔鶉鴽賈疏雉兔鶉鴽亦生致之

案牛羊豕未殺則膷臐膮鰭胾從牢未具也其餘自當具之生魚未成羞當已膾矣若加雉兔鶉鴽亦當

孰而實于罋乃為羞也經不言魚腊及加之鮮魚鮮腊或當如注說從於此與經又不言簠實或亦陳于此以加宜從加也其陳之之次則皆當北上魚膾其東芥醬南二醢又南二醢以四醢不得缚也有加則又在其南雉以東兔兔南鶉鶉西鴽魚腊當稍西以俎實宜與餼同列也魚直四醢西又西腊有加則在其南魚南鮮魚腊南鮮獸粱稻則在魚腊之北粱東而稻西與　又案聘禮之歸饔餼陪鼎即庶羞也此不

陳爂故別見庶羞彼當碑南陳此陳于碑内者以碑南當陳庭實故也

庭實陳于碑外

正義鄭氏康成曰執乘皮者也不參分庭一在南者以言歸宜近内　賈氏公彦曰庭實正法皆參分庭一在南陳之士昏記執皮者參分庭一在南今繼碑而言近北矣彼擬與賓向外故近南此陳於客館擬與賓入内故在内　敖氏繼公曰不於西方參分庭

一在南又不執之皆變於食也

案此皮亦麋鹿皮其陳之亦當左首

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其踐污館庭使近外　敖氏繼公曰生歸之亦變于食陳于門西餼位也

案聘禮歸饔餼二牢此一牢者如食禮之數也聘禮曰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此亦當然

賓朝服以受如受饔禮無儐（儐本作擯李氏如圭曰當作儐監本已改正今從之）

下經大夫相食章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朝服食禮輕也賈疏歸饔時賓皮弁受無儐以巳本宜往　敖氏繼公曰親食時朝服故此致者受者皆服之如受饔禮則侑幣與食亦殊拜之　賈氏公彦曰主君在廟行食禮有侑幣賓無儐法故致食禮亦不合有儐

案云如受饔禮則自賓迎大夫于外門外以至終禮皆如之矣但受饔有儐而此無儐故明之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訝聽命

正義鄭氏康成曰賜亦謂食與侑幣

右致食禮

案聘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饔無儐其文正與此同但彼不及其陳設之儀故此詳之

大夫相食親戒速

正義鄭氏康成曰記異於君者也速召也先就告之

歸具既具復自召之　敖氏繼公曰親戒而又速之者以其敵也

案聘禮賓既覿則請有事于大夫謂問卿也賓問之則大夫食之宜也故聘記曰大夫於賓一饗一食上介若食若饗則是大聘之賓介小聘之賓大夫皆有食之饗之之禮

迎賓于門外拜至皆如饗拜注古文饗或作鄉

正義鄭氏康成曰饗大夫相饗之禮也今亡　敖氏

繼公曰迎賓與拜至亦皆再拜大夫相饗蓋亦附於

公饗大夫禮中而并亡之矣

案迎賓不著所服亦朝服也門外大門外也其既入

而至于階亦當大夫升一等而賓從之大夫相饗拜

至如鄉飲射拜至之禮經言如饗拜者猶之上經言

設洗如饗之意皆如其近者也

降盥

正義敖氏繼公曰賓亦從降主人辭降賓對主人乃

盥于洗南面卒盥一揖一讓升經不言文省也禮賓主敵則不設槃匜惟盥于洗耳

受醬湆侑幣束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賓止也注今文無束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者謂受醬受湆受幣也侑用束錦大夫文也降堂謂止階上主人三降賓不從賈疏以主人降堂不至地故賓止不降　敖氏繼公曰不受於堂辟君也賓止之義與聘禮致饔餼大夫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

止者同

案授公者宰夫也此授大夫者其大夫之宰與公食又有授粱之節此不見者豈以公食則公親設者三大夫辟君故親設者止于二邪

存疑敖氏繼公曰降堂升一等中等相授異於士也大夫之階亦惟三等於此見之矣考工記言天子堂崇九尺以是差之則公侯伯七尺子男五尺大夫士皆三尺也士冠禮賓受冠降階一等

案敖氏據此推之以為大夫之階亦三等似矣然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則以爵等為隆殺乃差之正也殊覺公侯伯七尺子男五尺之說矯揉而不近於自然疑此階五等大夫降堂盖降三等受之授者升一等乃是中等相受所以然者逺下君禮也

賔執粱與湆之西序端主人辭賔反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敢食於尊處　敖氏繼公曰亦

為主人立於堂故不敢食于席也其尊敵故但辟之於堂上而已梁不擁亦降於君云反之明不對也此下當有辭於主人降一等主人從十字葢傳寫脫之

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

正義敖氏繼公曰卷加席亦謙也辭則反之敵也

案公食禮賓卷席時公已退于箱公不辭賓卑也此卷加席而主人辭則是大夫猶未退矣意者公食之禮公未退則賓不敢遽即席大夫食之禮則賓未即

席大夫不敢遽退與

辭幣降一等主人從

正義敖氏繼公曰辭幣而降一等為恭也亦略放公食之禮而為之主人從亦降一等也從者辭其降且不許其辭　鄭氏康成曰從辭賓降

案聘禮歸饔餼大夫大夫大夫不辭幣者彼銜君命以來償之故不辭也郊勞償勞者亦然此食禮故異

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

正義敖氏繼公曰著之者主人非君嫌不必稽首

賈氏公彦曰郊特牲云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又左氏傳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若然臣於君乃稽首平敵相施當頓首今稽首者以食禮相尊敬雖敵亦稽首也　郝氏敬曰受公侑幣再拜稽首公送幣再拜不稽首此再拜稽首主賓同也

案賓受幣亦稽首者放公食受幣之禮而行之也大夫送幣亦稽首者所以異於公之送幣也此禮以歸饔之儐大夫者決之大夫當奉幣西面賓東面大夫致幣賓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受幣于楹間南面退東面俟大夫再拜稽首送幣賓降揖執皮者以出

辭於主人降一等主人從

正義鄭氏康成曰辭謂辭其臨已食　敖氏繼公曰從者亦辭其降且許之此謂再入而辭者也然則初

辭亦有此文明矣又公食禮有賔再入之拜此經乃不見其異者則是大夫禮無此拜也

卒食徹于西序端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示親徹　敖氏繼公曰亦奠於篚者所欲食之處也

案卑者侍食之禮曲禮云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辭之則止其在敵者則孔疏以為不徹此徹于西序端主人不辭者曲禮乃尋常食法此大夫相食則放公

食之禮而降殺者也歸者執粱與湇之西序端故此亦徹于西序端徹亦徹其粱醬

東面再拜降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拜亦拜卒食　敖氏繼公曰拜不當階又不北面亦變於前主人亦於阼階上西面答再拜

案此拜東面者亦放公食禮將出辭公之拜法而行之但彼階下而此階上耳故既拜而後言降

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

正義敖氏繼公曰他謂在公食禮中而不見於上者也然上禮所不見者亦未可盡與公食禮相通經云皆如者大約言之耳又此不别見所饌者之異則是俎豆之屬亦皆如公食矣盖大夫此禮爲公而舉故其饌放之而不嫌與之同也大夫祭其宗廟惟用少牢且於其始也不敢純用朝事之豆則此食禮之意可見矣　賈氏公彦曰其他謂豆數俎體陳設皆不

異上陳但禮異者謂親戒速君則不親迎賔公不出此大夫出大門公受醬湆幣不降此大夫則降公食大夫大夫降食于階下此言西序端公食卷加席公不辭此則辭之皆是異也

案既戒而復速盥于洗所而不盥于東堂下以及辭幣辭於主人皆惟降一等受幣卒食皆拜于階上亦其異者也

右大夫相食

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為之致禮列國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　敖氏繼公曰不言其禮者與公致食之禮同可知

案篇首所云各以其爵據賓之爵而言也此注所云同爵無據主人之爵而言也大夫相食之禮聘禮曰於賓一饗一食上介若食若饗儐以上大夫而食大聘之上介則主人之爵視介為異等矣如是而以有

故不得親食則公所作之大夫必據主人之爵而亦以上大夫不然是尊己而卑介矣如以卿食卿而為主人者既有故他卿又或出使無可作者則小卿攝卿為之與

賓受于堂無儐

正義鄭氏康成曰與受君禮同　賈氏公彦曰聘禮賓受致饔幣堂中西北面注云堂中西中央之西此雖無儐受幣亦與之同　敖氏繼公曰言此者嫌或

與君禮異也賔受大夫饋不於堂故明之賔阼階上

北面再拜稽首受幣于楹間則異於君禮不見者可

知也

案聘記曰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

以侑幣此經所言致食之禮也今饗禮亡則致饗之

禮亦不可得而推矣

右大夫致食

記不宿戒戒不速

正義敖氏繼公曰宿戒者先期日而戒之也此禮當日乃戒故云不宿戒　鄭氏康成曰戒不速者食賔之朝夙興戒之賔則從而來不復召　賈氏公彦曰少牢有前期一日之宿此無前日事與鄉飲射禮同當日為之

案鄉飲射禮雖不宿戒然既戒仍有速故其賔之從之也從其速也此禮又不速故其賔之從之也即從其戒也食與饗燕類也饗重于食或當戒速燕輕於

食食不戒速則燕可知矣所以然者聘享之正禮既成賔於問卿之日已請歸矣則饗食燕諸禮相踵為之若一一申之以宿戒則為日必多恐其以久淹為賔病也古者公不留賔而亦無廢事惟其繁簡適宜故也

不授几無阼席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授几異於醴也無阼席公不坐

郝氏敬曰不授几公不親授也無阼席不設主席

也

亨于門外東方亨音烹

正義敖氏繼公曰門外廟門外也門外東方饔爨在焉　鄭氏康成曰於門外者大夫之事也賈疏少牢廩爨饔爨皆在門外亦大夫事東方者主陽

案少牢禮饔爨在門東南北上此亦饔爨惟曰門外東方文畧也少牢注曰羊豕魚腊皆有竈其疏曰亦皆有鑊彼鼎五兩鑊四腸胃與牲同鑊膚與豕同鑊

然則此七鼎者當五鑊其或食大聘之卿九鼎則當七鑊也

右通記食禮諸事

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皆卷自末純諸閏反又諸允反萑音丸注今文萑皆為莞音官敖云宜從今文

正義鄭氏康成曰司宮大宰之屬掌宮廟者也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賈疏考工記人長八尺殳長尋有四尺崇于人四尺車戟常崇於殳四尺以此推之知常是丈六尺尋是八尺純緣也萑細葦也末經所終有

以識之賈疏席無異物為記但織之自有首尾　必長筵者以有左右饌也賈疏正饌在左庶羞在右陳饌雖不在席上皆于席南當席左右其閒容人故謂長筵也　賈氏公彥曰大宰之下有宮人掌宮中除汙穢之事即此司宮彼不言設几席者天子具官別有司几筵諸侯兼官故司宮兼司几筵也　敖氏繼公曰司几筵職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粉純是蒲筵之上宜加莞席也萑乃葦屬其爲物麤惡故司几筵惟於喪事則用萑席似不可用之於此禮宜從今文作莞

蒲筵而加莞席美者在上也筵常而加席尋是加席之度必半於其筵於此見之矣莞小蒲也

案燕禮注曰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與此注不同據此疏說則以司宮為大宰之屬是也直以當天子小宰則誤矣當以此注為正

宰夫筵出自東房

正義鄭氏康成曰筵本在房賈疏上司宮具之在房 宰夫敷之也天子諸侯左右房 敖氏繼公曰筵亦謂設之也

案燕禮之賔席司宫筵之此則司宫具之而筵以宰夫者燕以宰夫為獻主不得筵席此禮無獻故宰夫筵之也　又案鄭謂天子諸侯左右房孔賈因之有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其實房室之制自天子至於士一也但崇卑深淺廣狹之度殊及四注二注異耳

右記筵席

賔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乘繩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賔車不入門廣敬也賈疏曲禮客車不入大門

覲禮偏駕不入王門與此同 凡賓即朝中道而往賈疏內則云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 將至下行而後車還立于西方賈疏少儀云僕於君子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是車還立于西方也 敖氏繼公曰唯云賓之乘車在此則上介以下之車不然矣車北面立者俟賓之出宜鄉之云立明其不說駕

案經直言賓即位于大門外不言乘車所止處故記人明之

通論鄭氏康成曰賓及位而止北面卿大夫之位當

車前賈疏大行人職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前疾子男立當衡又云大國之孤朝位當車前則卿立與孤同一節無云大夫者與卿同

云凡朝位賓主之間各以命數為遠近之節也賈疏大行人職上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注云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又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之若然如諸侯則依命數臣下其君二等則依君命數而降之也

案注疏所引大行人文謂五等諸侯朝天子也此禮公迎賓于大門内則固無車逆之節然則侯國之孤卿大夫入聘天子其無車逆之節不待言矣彼經所

云各下其君二等者盖指他禮而言不可以通之於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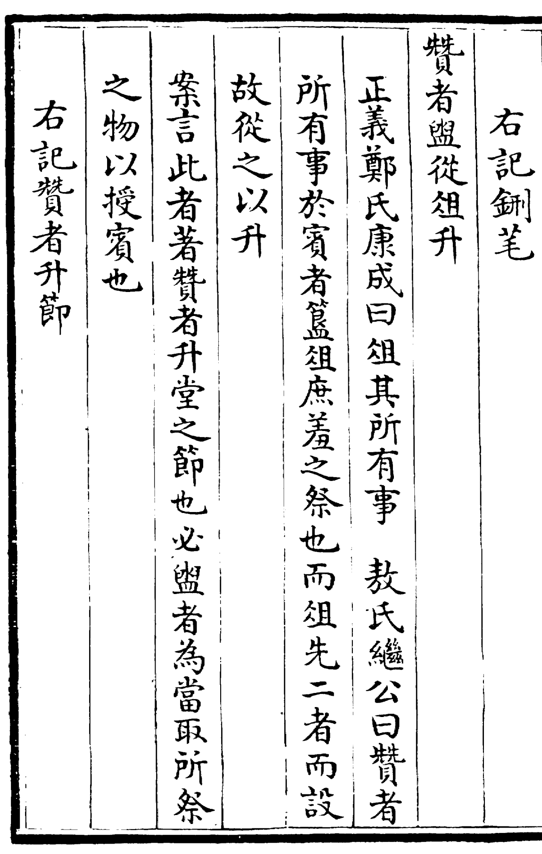
右記賔乗車

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芼莫傲反今文苦為苄

正義鄭氏康成曰芼菜也藿豆葉也苦苦荼也滑堇荁之屬賈疏士虞記云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注云荁堇類也乾則滑此云之屬者兼有葵

敖氏繼公曰內則曰堇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之

郝氏敬曰滑味之滑利者



右記鉶芼

贊者盥從俎升

正義鄭氏康成曰俎其所有事　敖氏繼公曰贊者所有事於賓者簋俎庶羞之祭也而俎先二者而設故從之以升

案言此者著贊者升堂之節也必盥者為當取所祭之物以授賓也

右記贊者升節

簠有蓋冪注冪今文或作幕

正義鄭氏康成曰稻粱將食乃設去會於房蓋以冪冪巾也　賈氏公彦曰簠簋相將簋有會明簠亦有會但簠將食乃設故去會於房蓋以冪至陳設冪亦去之云有蓋冪者據出房未設而言　敖氏繼公曰有蓋冪者變於簋也

右記簠

凡炙無醬

正義鄭氏康成曰已有鹹和　敖氏繼公曰凡凡三牲也庶羞于三牲之炙皆為設醢唯魚膾乃用芥醬是凡炙無醬矣不言胾者如炙可知

右記炙

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萑當從敖氏作莞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三命大夫也賈疏注言此者欲見公侯伯之卿三命亦與子男下大夫同　孤為賓則莞筵粉純加繅席畫純也賈疏司几筵職筵國賓于牖前莞筵粉純加繅席畫純與此記席不同故知彼國賓謂孤也

枲筵席及純皆已見上嫌上大夫筵席或異故又明

之萑席當作莞席說見上文

右記上大夫筵

卿擯由下上贊下大夫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由下不升堂也上謂堂上擯贊者事相近以佐上下為名　敖氏繼公曰擯無上事故不必升堂上贊即贊者以其佐賓食於堂上故云上贊對堂下之擯者而言也以下大夫為之者欲其不

尊於賓也

案言卿擯者見上擯必以卿也擯先見其爵後見其位贊則先見其位後見其爵者文相變也贊以下大夫雖食上大夫猶然蓋贊必降於擯一等也

右記擯贊者

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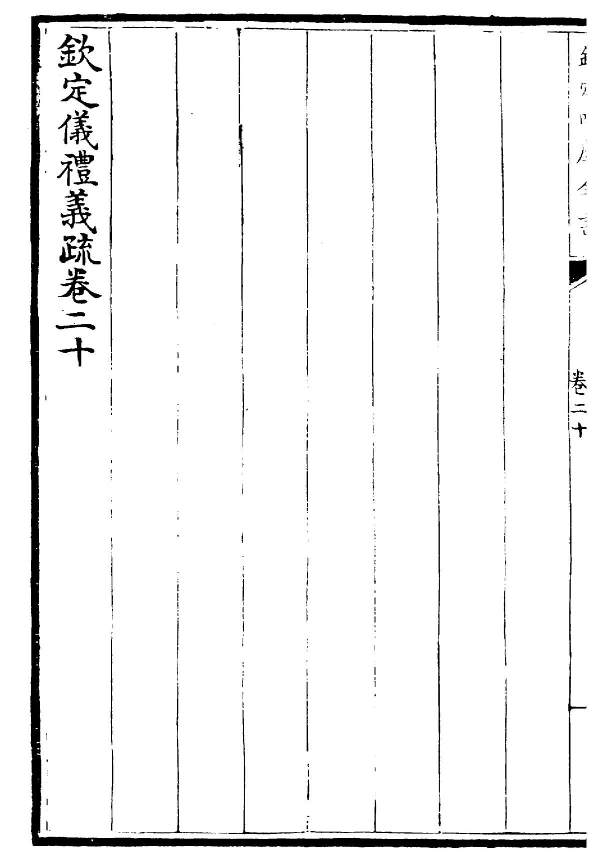
存疑鄭氏康成曰於食庶羞宰夫又設酒漿以之食庶羞可也以優賓　敖氏繼公曰此記難強解

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嫌上大夫不稽首　敖氏繼公曰記此於上大夫之後恐或是為彼言之然亦長語矣

案此記蓋為不親食之拜賜者而發故次於篇末蓋親食拜賜之皆再拜稽首也經文已明至不親食之拜賜經惟曰拜賜於朝而已記者嫌於其禮之或有殺於親食也故特言此以明之

右記上大夫法儀



欽定儀禮義疏卷二十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録監生臣劉天倉